

陳恭介公文集

陳恭介公文集卷之十

明餘姚心穀陳有年著

吉水南臯鄒元標校正

萬載崑崙張璧同校

從子陳啓孫付梓

冢子陳啓端編輯

書

與嘉定尹日峰蔣年丈

夙仰芳聞獲附雲驥之末無任忭幸既吾丈榮分吳

旬又重章曰此吾先子始任邑也年自孤長每見嘉
人士即心戚戚若對先子而况吾夫臨茲地哉是用
肅誠謁候再及堂而從者辭焉時弟亦戒雲中之後
倥偬阻違負歎良極逮自後抵舍客有自吳者誦吾
夫履吉臺端仁風駛溢羨仰羨且聞嘉人士有追
繹先子以遺事上當道欲勒諸石者吾夫至則從而
勸成之益感戢不能已因憶先子去今遐矣始去邑
時有郭君已採輿議撰去思而更為一二鄉大夫所
尼廼越三紀而竟祀之越四紀而竟碣之又假重於

明使君之手。豈天之表章塵蹟。固自有會。耶。欲趨謁
賀謝。且拜先子之祠。屬北上。期迫。不得如願。積罪抱
悵。更倍。曩昔。敬脩薰狀。申布鄙私。瞻候不躬。無任馳
企。

與雲門任年丈

長至夜集。飫領貺教。轉轂又隔。壬癸時可柰何。試兄
侯堂。獲吉。正屬陽春。想一下車。花已成植矣。盤錯之
地。穀漲之時。累勤斂業。為八閩先。於是乎在。如况達
才強力。固應談笑致之耳。仰自太夫人。俯及令公子。

未審已偕達省宇耶、抑輕車先詣。徐為迎聚圖耶。穀人駢穀、薰進退俱有長筭。即無論在署在宅、諒自獲天樂也。弟叨藉西曹、偷憮寄劣。日兢然素祿、是惧無可道者。且家堂漸老、宦子方迢白雲東、凝緇塵北、擁每切清夜之思、恨未能脫屣班行、徒為罪媿也。大君子何以教之。完愚官留司養吾令江北二三同年、都屬牽阻。追憶去年此際聚首、論心三日不晤、便為驚詫。今定何如、可為一悵廻。知昔賢之嘆索居前、聞之重聚樂良有以也。茲貴屬汪驛寧之任、因附鄙私以

進悠悠千里筆詎能悉期當同結此心耳心同即千里如面諸所為謗又規切者幸不惜惠音至望又

與觀所周中丞

卑微菲眇夙徼福於世稧且因令子年誼以重為介紹而明公之隆貺輒累繹被之德在不謝春正拜違於胥江之滸遵途迤上聞白頭黃齒群謳者皆頌盛德者也既浮大江歷脩路知北地所遙領不南覩爽迨於轂輶之下且為徹馬元老孚嘉薦紳籍譽必曰中丞中丞云嘗聞大君子欲有為於天下必獲上洽

民而後動無不利即今如明公者將膏福列于普儀
朝著何所墨闋而天下亦寔傾企之固知明公所答
望者不淺淺也令子年丈發鋤巢邑小試利器循聞
良蹟家法具存棠花封風聲更接俾他日來江而
戶祝者曰大周公小周公顧不偉哉忭賀忭賀某助
籍西曹閭不更事偷暇寄少日惟素祿是恩不識明
公何以教之使得寡過也瞻仰德符邈矣南國未由
就正抱此遐心片牘馳誠詎罄悃款惟明公鑒之於

筆外耳

與吳見輿

曩春風三北輒同轍而馳、憤懣激昂之懷而所悉也。數有適偶亦有適奇，故石售玉隱苞鳳轉羽而凡鳥爭飛，識者奚異焉？乃今者誠有類於是夫屈信之數變化之道深於易者所洞曉也。無俟乎贅言第與君論人事耳。學校士藪也，益資者於市；益耕者於學。矧廬陵歐陽子以文學倡士，蓋彬々盛矣。兄儼然師也，寧獨樹桃李，收而有之抑亦吾心之春也。昔有嗜雞鴨者，食必數千而後已。粹白之米，選於衆穀，貴得其

腋耳。教學相長，自古已然。兄母以廣文先生為少也。且兄往日之歸也，居則慮館穀，出則懷庭闈，雖涵養素定，亦必有以心為鴻鵠者。今者不館穀而師道尊，不庭闈而家慶集，取材於群髦，鎔裁于獨見，所為沉淵闊肆，欲無倍往，不可得已。即司命者終能抑之，使老芸閣耶？此皆實理，非以吾兄知愛謾為媚語也。弟寄劣西曹，進揖於堂，退息於署，亦竟何所表見。讀律難成，讀書多奪。吏治文章，兩者俱廢。身非良驥，繩韁牽顧，長徒養成疎慵之性而已。大君子何以振教之？南望

悵然無由一吐漚耳

與楊完愚

去嚴刑兄而東本謂聚首在邇不期萍跡相左遂為
風塵也臨之難定若此南中佳勝脫然塵壘表夙心
耿耿之春來辭老母比上亦以此情預白廻竟不得因
自識宿緣已入塵界不能奪也君子榮復仙曹清適
可想山川足以助恬澹書史足以益問學悠然之趣
蕭然之槩足以樂性情不識兄能自覺其為適耶抑
日用而不知也第賦性疎慵兄所具悉出不能逐擾

擾之榻入不能營營之蠅與私心甚背疇昔頗志翰
墨今且盡捐之捧一律與朝暮如學步習語又苦鈍
不入也獨幸曹清事簡杜門謝俗或庶幾南中萬一
耳每清夜念至輒起南枝之思獨居而為越吟者幾
矣故人忍為獨樂不使一與聞乎儻既不獲身與又
不獲耳聞則信乎塵緣之厚也往時辱愛最深晤對
一堂披腑膈相示今頓乖阻真成悵望別後再拜惠
音臨報輒廢癖懶之在膏肓亦可笑哉茲楊雲浦兄
往聊發所欲言直干懷一吐也執筆南望此心已飛

寄鍾山之樹而坐馳石城之上矣不宣

與內兄邵和齋

違積半載闕然久不問脩休膈戚莽々若雲霧行子
之視故里則然真成一悵客有自南者聞兄早春為
頑醜所仇既私被其毒且攢隙而公侮之最後始克
以理勝甚為兄憐然不悅夫瘞狗之牙蟄蠻之尾自
古所謹也傷於瘞而後殮之無補於傷矣毒於蟄而
後撲之無補於毒矣君子之遇細人何以異是意者
吾兄少不慮之嚴而釀已甚之亂耶不然何至骨積

怨憤、毀別、饑裳以與云者角刀錐利鈍也。山幽林

云

者角刀錐利鈍也。山幽林

謐酒夕詩晨名教中儘可自適客感自當遐聽而尚義筆方眷譽文微若闇邃處女飭容好脩不宜為緇塵所恩此皆高明所洞見然旁觀之子不能不為嘵局者一道之幸兄反覆狂言想應渙然而釋也弟叨藉西曹號為清簡恬澹頗慄鄙性而瞪目觸衷又輒有撫然之感恨未能即從山林遊徒遙寄於塵馳俗閑中畏途蒼茫使老母倚廬而注想彼浮世功名何足道哉而一令至是天下有用世之才者亦有遺世

之見者弟竦愚而短於偶俗多慨激而少宛委者也
何以為世用也每一念至輒面發赤汗浸浸下不敢
訟言諸人聊為吾兄一吐耳閨室諒集和祥不一具
訊

與嶧峰周先生

胡子來貶賜德音。弄製詳刑說。見示。幸甚。幸甚。某朴
畧人也。見風會窺巧媚。額軟語交天下。即師弟間不
免私心怪之。廼先生端色格言。時發道義相振聳。今
去函丈數千里。猶諱之惠教。所用造某者。率詩書之。

宏旨，夷皋之碩業也。幸甚又，狀先生何所聞斯言哉。
某不敢棄於君子之道，而撫時省已，復用懷然。方今
為世通談者，每曰奸距脫矣，天路夷矣，直道君子可
以信心，而不疑矣。年聞而樂之，迨靜營天下事，尚多
微逐於體貌，調停於智術。是以國是若定，而未定士
風若端而未端，謂可信心而不疑，殆猶未焉。某之朴
畧，不足徇徵逐之見，赴調停之機，先生所明也。即使
某是徇徵逐之見，赴調停之機，而與時相浮沉，亦狀先
生所望也。詘性以同時義不可，異時以忤性勢不行。

所以撫時省已而輒有懷照之懷者以此刑署於諸
官簡得自適間一閑闥坐馳恍見故里念老母
十幾矣而身居數千里外離親羈縶且自試於塵踪
畏途之中亦竟何義每一注想形神飛越至於夢遊
而躍夢別而悲者蓋種々無虛夜特以國懸未報因
仍而未即歸耳空言訴人真成罪根今不敢隱者以
先生知我且欲以去就之義質之也胡子道先生強
食甚憚又云經一兄有北上意輒應曰余方恨離而
或者乃以離為是耶入見各有所主如此因託胡子

啟訊先生、因念前所因仍者、終當以時果即見老母之日、亦并獲侍先生教也、諸所祈請惟厚自顧、及不忘賜教而已、不宣。

與蔣日峰年丈

春正遇謁于胥江之滸、兩告遽而別、嘗欲為一書薦區、又未及條、而寒序屆矣、頃嘉人自南至、一接問蔣侯政、復具得焉、公花已爛成植、賀之既書一紙、廻嘉士嚴子鳳手錄先子碑文、托以致弟者、第謂新侯花已成植、父母孔邇而人士猶存記、往日之堂

耶知候又為棠埠宇事有數十年而相待者如此因
南向拜者再比其往寓書謝候再訊無恙臨祭若見

憇召堂有愷悌君子焉顧終不當一面也嚴子

某
某

曩嘗見弟以先子之故甚眷眷今復數千里致碑文
嘉士之厚爾爾附聞

與周養吾

憶別無何歲華已暮矣昨得舍下報而吾丈以仲秋
視事花甸因指計曰昔賢有稱三明政成者斯其會
也僕嘗私念以為君子不欲行志則苟而可如欲行

之在外者十得八，在內者十不得二，何者？其勢然也。今天下赤子之瘁，人所共覩。獨為父、母者，權不掛於九牧地，不格於廟臺。令不必下堂，政不必崇朝。一念措注，赤子已沐浴之矣。吾丈親得此快，豈以僕言為未然耶？廻内地殊異是，張口或掩之，舉肘或掣之間，超然獨行者，志未及行，悔吝隨踵。士往又牴此艷彼，甘為浮沉者，坐是僕自量木鈍不足赴調停之機，疎慵不足徇徵逐之見。而其駑劣，又不能植振厲之脊，僅隨行而入，隨行而出，暇則閉門謝客，求不負清夜。

耿耿者耳寸陰易馳片能莫益亦竟何取而空鑿官
祿耶仰視吾丈奚啻千里每端坐靜思不敢訟言諸
人而茲顧縷々者愧憇交集之私貪為故人竭之且
起懦發蒙端有望於來教也塵障未克留滯燕雲不
知何日承良晤一吐種々積懷耳臨書但有惆悵

與楊完愚

使來遠勤手翰愛至渥也聞兄迎刃三尺且以餘力
綜他署蓋人之能固宜脫穎若此若云是非數則蓋
之所集必有頗高詎獨南曹北為更甚君子集堅斯

世但欲成此心之是不能顧翕訛云者以爲俯仰遂至捨人之喙候人之息也天下惟理不可易越理言情情何紀極甲之所利乙之所害柰之何其能徇之弟以爲宅心若虛舟承之以恬波持法若平衡執之以金石彼雖不吾利獨無心哉縱其無心而致私怨吾之所得亦已多矣此皆在兄度內不惜縷又薦脩者亦莫爲就正地耳弟迂顛寡見聞且性樂閑閑坐不習廣交以故迂顛不就損見聞不加益其爲巧智者所姍自邵星老鏹羽於秋風孫立峰結舌於冬日嘆恨齋

憤寡產俱東是之故弟所難言也而隙朝清夜每不能遣諸懷旦晝復強馬班列耿耿而莫誰語真成罪報何日見兄為一吐露耶古之善交者以德義相教不以榮利相惄弟雖不佞乎期當不負名教不玷深知幸兄時患德音以振其劣儻疾狀有聞更望飛轍而鳴正之也隔離遼越有懷想同蓬竹寧乏具載當緘信帳

與諸龍田

盛使至辱致家兄晝兼得一訊算候慰甚慰甚况精

才潔操弟所欽仰慕始入署業已掃宿蠶起嘉毅所
苦者直微疴時作楚耳聞今者霍然去矣夫干將必
斷騏驥必至駒虞必不殺竊脂必不穀兄今宦緒雖
成清名雖登計猶惄惄若始入署日也第七月抵倅
拜家母屬家母亦憐其婦且佐兒憂形神視往日異
弟懼然驚之間勸勿以卑者故憂勞母曰自兒未歸
吾寢不安食不能下也今見兒食頗味寢則成寐第
聞之喜顧以形神未復意無能一日釋也第十歲時
先大夫即棄之去家母劬劬翼而長之至有今日每

年八十高矣、情景又若此、弟尚忍違湯他之哉、以故
思及違則恠不寧、只及違則咷不合足、及違則痺不
舉、荏苒二時漸以成病、適緣期日已迫、遵限北轍、情
跡背馳、病轉日熾、不獲已以其私具疏請命未審重
闇、糗糗能明其心、俯卹之否、遠臣無以自達、天上知
愛如兄有幾能不一為垂念、且曲戒之哉、弟歸時辱
感情、暎睨甚具、抵舍倥偬如醉夢、尚稽脩謝茲方貪
竭私衷、言謝又後、綻帷亮之。

與郭性菴年丈

自獲與兄朝夕逾一年諸所指導磨琢出衷肺相示
率非面交有者比年以室人之戚歸兄既慰之復崖
瓊製惠奠之臨郊眷眷情義備渥感戢何似別後計
兄辰清輿迓太夫人稱壽宴矣庭闈宦跡君親具依
出門眼官躋堂上壽于于哉可知已年有母猶八十
而勢獨不得如兄輒戚戚感焉迨抵家拜老母悲歎
遯勝益依依不能已也凡人志必有安不得其安則
病若年者精神夢寐已在北堂下矣頃顧以期日
試改轍而之北無幾何內火果作蒸又默翕又默信

志之不可強若此不獲已披其私為疏請焉遠臣之
言未審得微重闊不諒知愛鄭君者必能明其心明
其心必能成之諸凡事体不惜一賜周旋使母子聚
樂得竊比於太夫人則至願也北極南山相望遼闊
年養志於蓬室兄馳轂於天衢千里明月之懷想同
之耳幸愛景光崇此名德勿以踈邈而靳德音荷甚
荷甚省中諸丈緣抱病不能徧柬萬為道筆區区曰
越江故人敬謝之也

與史蕙津

省中辱教愛良厚臨發更辱慰顧勤勤副以嘉贐感謝感謝秋初抵舍聞兄當以使旋已復不果因念兄名德鴻才表豎方茂而太夫人又朝夕在侍出則脩業入則承歡即宦邸若家可無歸已頃年居邸日勢不能迎老母第時時東向望不能置迨今歸顧與室人喪俱老母屬暮景重以惡况形神視舊加老年見而驚焉少選徐徐解之老母漸若有釋眠食頗安則又喜以為亟歸固是也夫母以見兒自釋曩未見時母之念子又何異子之念母哉人生幾何柰何以榮

祿易一日養且貽親念也一軫此懷情景依依寔不能更語別矣繼以假日漸迫輒為北轍欲齒至而再請為久侍計前往未幾內火大作神忡忡有不能堪者弗獲已疏述所私馳上請命顧君門遠在北極下而病臣之言又甚微末或當路者不明其心而寢格之是用大惧吾兄親知夙深幸推日侍高堂之情與年共之一為周旋其間則所錫顚故人者即考叔不啻也兄能無念乎千里馳誠恍然若對明冬計兄必奉箇書戒車從以便輿太夫人還爾時當伏候門下

以緝謝悰不備

與吳見輿

承濱便附問江右言盈虛通塞之數以為必爾然轉
轂時事易矣以兄玉質金章秉銓者儻遲之至今與
諸士周旋當信前言之不妄顧恐淮泗之濱歌采蘋
也泗濱因緣良父母故屈兄以從民兄豈少之哉第
嘗謂君子居位貴在勤德而堅業因分而效庸下期
不媿於素求上期有裨於世教若其不然即附景清
雲持榮榮闔自君子視之直羽輕耳相知問道義不

問利祿先今牧泗幾月矣所為蘓疲輶空移風陽俗
即今持而上之天朝者意班班也能無以報舊知者
耶弟昨灑竽西省遂已越朞東望庭闈常忽忽有歸
思既而謁告以室人喪歸老母屬暮景重以惡抱形
神更老弟驚馬輒瞻戀不能別居無何假日以追遵
限北轍情跡皆馳遂以遘疾迺茲封疏籲天丐病軀
依老母儻得遂所云則私願大足矣其他紛紛目前
者本非所顧也竇疏人往計兄方在轂下力疾草布
如此厚兄交愛頗久弟之愚惄夙所具聞雖千里片

續相應明其非誕耳何由更一聚首追譚昔雅併出
新知乎方茲未能更祈輸教

與唐衢費年丈

使節臨武林凡幾月矣弟不能面致賀忱并與候訊
闢焉詎敢忘宿昔教愛哉去冬弟疏病以請尋獲賜
歸屏居謝事固其分然重以溽暑侵尋坐為疾火所
困雖筆札亦置不理遂抱空誠不一徹聞故人即故人
取踈慵罪之不敢文也念兄通才曠度茲視了公事
直若遊刃更以其間窮物外之奇致寄教中之勝賞

與江濤湖色共朝夕焉甚適謝病之夫恨未得奮起
從兄遊用譚舊雅叩新知徒悵然神馳而已入林氣
體頗自強廻索峯伸札壹紓積私從里中望臺端忽
若親致者肺腑收春瓊瑤摘什故人肯出以教離索
者耶始小僕覺疏者歸持龍田兄一書云以致執事
者束之一季今始克奉上尤足見疎慵者之成癖矣
罪本不敢文又非筆札能謝故人能竟原之不

與觀所周中丞

使持尊教至知年請告事函野公業已勘復踰歲未

同一旦並遂其私本之我公引重故也謝謝然函野
公不以年踰逾惠默施及年又詎敢不拜施我公面
時為遠人一道悃愞焉幸甚年自得旨奉朝夕北堂
私心方甚適就使知宏籌所指海上遂無寇益用忙
幸老母樂于家園每曰自非海上警將安枕不出閨
矣年今得侍且值此清宴視家園忻然稱樂國也年
之懷抱寔爾爾若崇獎所云明德高標此屬時之名
世者年木鈍踈慵自度無所能見即欲勉自脩堅疵
過百出來幾微著已之益且不能得敢云高標誠可

辱知愛輒敢縷又布之方今載譽歷年如公更幾計
且入昆內政伏故里者將漸遠台教矣臨楮增企

答吳見輿

使來接革教無得歷又訊所履恍若親對者兄為吁
民故勤勞神力廼猶不廢投贈豈故人休戚固在公
餘存念間耶十載情愫縊想可識獨不識別來容贅
當復何如耳古之君子所用競時惜日勉堅德業豈
徒然哉計兄當同此心期也訊間知二郎不祿因憶
曩歲相見穎資英質謂為永器今獨安遭此言之可

為愴然然脩短榮落之數司命者已制之矣獨可柰
何我兄署中高堂具慶瓊枝森立俛仰視之諸福尚
完幸以是珍重勿過戚戚傷二老心是所善處骨肉
間也弟自得告屏居謝俗日對北堂第老母夙苦痰
嗽莫年滋苦薰以弟尚療守陰過憐之弟雖朝夕侍
解悞未有以驩母顏者即欲取隙景與圖書偶少祛
蒙劣且酬平生好古之志輒以行無餘力而止秋来
身續有所聘擬冬月迎之與共定省宦轍姑置不問
蓋意氣方在此不辭作清朝堅儒矣兄視之為何如

使者旋廻拂凝塵手書以報總之披膺布跡不於況
隱所不能盡者求如來教所言無愧彼此而已惟各
加之意幸甚

答唐衛費年丈

使旋屬瘞甫退舍自力具數語謝距今復半月許形
神尚脉脉也念吾夫使事既成行有日矣身因承集
序之後義不可稽遁暝目含毫坐疲則復已蓋作輟
者屢而始就今讀之蕭然猶其形神也年伯篇什具
美覽臨武志兼得所惠人士者種種序直標其要義

不一又蒐摭分有漏萬之過矣弟本不知文謬意文
之列事猶將將兵多多益善獨韓信可耳自餘號能
兵者率多難之而况委墮下中才不當百夫長哉寧
冒漏萬之過而不辭者坐是吾丈文章大方當不以
弟為故落也力往嵩布所私謝不敏鳥瞰廬視錢塘
不三百里相望越歲不獲一話疇昔此本病夫謝俗
之踪乃併與知交而自述也在邇且爾後會詎期知
古今離合之感率若茲途矣幸崇名德乘時自效令
屏居者聞之亦足一賞弟病餘非吾丈不輒具牘然

即茲具牘仍作脉脉中語耳增企

又

與周養吾

使歸接芳教感感念丈衝炎速駕孤方殞心莹築間
諸禮具脫既別併廢札訊薰悰寔爾統恃道諒也
聖天子垂拱漸深堯舜文章必有不終謙讓者吾丈
勉哉為夔為龍簡寄不淺鮮矣孤倚桐搔病無所可
言獨驚鄉國灾祲寔孤解事以來所希達百姓嗷嗷
溝瘠草孽于耳目甫歛已然比後作何底止先憂
君子顧軫維桑將忍聞耶有可續辱萌喘息者計不

惜為廟堂獻也使往致謝存注不覺溢言及此風便
時惠德音荷荷鄉戚諸丈哀絰子不敢以名氏聞見
間幸道區又曰亞廬更緒時忽又若對左右也

與瑤泉申年丈

首夏孤方彌越瑩葉間有客捧勑文須自天上
不勝驚感聖恩曠蕩濫及孤臣既倍冰谷又得大
君子之文以為碌碌者震爍而百世寵嘉之孤何幸
得此驚感何如念客歲瞻奉顏教卒又耳隨以其私
乞身東正昔人所稱方寸亂時也抵舍亡何罪遭鉅

割仰吾丈種種惠施曾未獲報謝微忽以迹誅之不
敢幾違矣廼丈不以為謹瓊瑤華袞不移時耀於其
廬夫代言之難人所明也日執鞭造請動閱幾伏臘
猶不可得而數千里孤也一旦拜此微丈之賜誰哉
孤夙痼迂踈學慚寡過昨莊誦一勅文曰知人非艱
自考惟艱至哉言乎心惕又知所砭訂矣即今摧病
筭算坐塗耳目顧幸延視息詎敢隳棄每一念至攬
若嚴師他時儻不墮落舉大君子道義之造也病孤
姓名本不敢出苦惡言念殊德有不可不亟謝者敬

因便鴻力疾布萬一北鄉拜使百爾馳誠不宣

答星瀛邵先生

併來遠辱溫慰重以渥賜感戢感戢隨值宗人薄游
之便權病中附謝不莊特慈照也就併諭知為國夙
夜甚勞廁至妨沐哺又間從親交過舍者語益得贅
冀黃治颺之穀韓范籌邊之望藉又上楓宸志功勲
業固其所也比傳當寧不次簡陟彈壓晉土聽者頗
訝殊遇年以為舊德新勞時所倚重宜不得與守焉
叙資者絜尋而度引少選當明其不誣耳大丈夷遺

時休暢厚自盟堅寔生平所自許而適聞

一二譽譽

林泉起歷楚越者頗來物議墮其生平或遂指諸奮

翼之士未必皆有名實當是時不有建非常之表者

不作而震耀之安雪此言哉服草門生敢為先生預

頌之也併往以爲缺焉年疚痛辱息耳目半顛衰老

塊閭隙駒末可請益西瞻函丈有懷何如裁伺不先

微報遙迫秉燭促簡荒眊莫能成書不莊滋甚年惶

悚惶悚

答吳見輿

孤塊謝廬外之交疎故人間訊久矣頃使持教惠至
因得悉故人勞蹟一展鬱陶孤嘗慨時之巧宦大都
崇飾穀貌以全上下遇一舉手投足之役則謙讓未
遑若用為累然者幾以是偷度傳舍苟據便安如是
止耳然亦往往售其欺坐獵通顯中人見其然也嘗
趨朋效日以益深不者不過擇一事著奇矯矯然徼
旦夕之名希君子之福幸而得志真態復見不幸遘
阻初節盡隳何者非其素也念兄策名以來三仕勸
當盤錯泗之勞疲海之彫弊蒙毀觸怒惟民是勤今

鬻半為艱更甚而兄南至輒能使椎髻溪獠回面入
發與元元並生此之為德又邁前軌矣至於天涯宦
邸蕭然若僧舍尤人所難然而跡兄前後坎壈留滯
曾不與巧宦者比肩而立接武而翔傳曰力田不如
逢年真可為世道慨也君子立身行己惟取無愧於
天無愧于天即使終身不遇所得良多矣况天者未
始不定耶幸永矢心毋為巧宦者所化至望至望
孤自抱痛接壁疚疚侵尋耳目半顙衰老念不復能
有建豎兄於萬里外猶為游揚其聲愧之矣愧之矣

馬院敏同門也薦賢公義心苟無他詞苟無溢本不
為嫌今茲未能襄經之悰如此辱兄知交最深不覺
縷縷且不能效世俗交道漫為媚言惟道照

答少溪項年丈

客冬龍田兄遠致吾夫賻吊不勝哀感孤罪深創鉅
本不敢當大君子之辱所不敢違者肅遠命也塊處
塋廬瞻望脩阻敢緣風便一布謝私若夫酬夙往投
瓊之施扣新來杜門之養論情如積臨楮莫裁襄經
之悰爾又元宇兄近聞何如体不甚病否弟雖附年

交舊未一承言面得比報懶然恨識之晚矣古來君子不能必保無歛布顧時事不可言耳三嘆

與姜明岳

弟屏居寡交遊乃其心獨時時左右昧幸拜辱意可借晷聯床慰十年間闊之思而兄坐未定輒起促促若將浼者既別真成惘然其為冰谷視未見時更百之矣豈弟言動多過見所見而去耶第罪狀日積始者兄以夙愛故欲教之以所見聞局瘦終不可與語遂棄之往耶蓋退而反覆思之慙鴻若宥失也茲者

遠辱尊使申之手教堦又不倦且將招徠而賜之誨
幸甚幸甚夫以多過之身未見棄於知愛之有道者
則又竊竊焉自喜過望矣龍溪不理衆口弟嘗惧其
言行衝決重為講道者增垢累以累斯道乃兄非輕許
可者獨與之且師之是即所謂善者之好當更為龍
溪生色也魯源之舉明是圭角太露豈盛德事但况
寔見龍溪之是而魯源實見龍溪之非均是實心不
妨相左大都近世講學者多相聚胡哄作一場話說
若見是而肯心明其是見非而肯心斥其非此是出

風氣一等矣高明以為何如佳文讀之一過叢明理
意自非時流所能窺至其合俗調興不則不必論也
樂湖之行當在何日幸無終棄我弟亦欲得間一扣精
廬領至教也

與陶念齋

昨濫省屬椎拙辱病無所可用賴老先生之教蚤未至
慎蹟幸已過矣官號司封國有偉封者隸也不力何
所逃罪老先生猶然眷眷惜其去也愧何人斯廻塵
不棄爾又日已懸車舊樓回首國恩寔深慙負且以

年之無狀一去不足以當罰而猶冒在告之間以歸
更恆恆不能自安已逋臣之私非特夙昔不敢輒以
干聽惟幸察焉清時舊德不日以師臣拜爰立之選
佳公子復翩翩進於庭矣世臣後先社稷之福年不
能私賀仰祈表率人群左右 聖主協成太和之盛
年不佞將騰倚長林與村父頌之誠不勝大願

與朱龍字

兄不幸抱北堂之憂且遘謫不自直鉅創孤憤曩夕
集衷何以堪此第時抱病出國門吊唁併失每念之

輒缺解若遺也送後還散以寸帛上几筵因布鄙烟
如此幸兄勉自寬終天大故疇能無痛所不可過者
禮在耳若身外得喪聖賢有之非兄獨惟且大椿在
堂瘠狀驟音不可時介於左右也兄幸勉自寬第已
作深山麋鹿晤對無期紙上語不覺縷及顧終不解
所缺解者惟兄察之

興譚敬所

津署醉話旬月吾黨萍塗中能幾遇哉昨葉工部傳
語相存知概於尊念私心誠佩之蒙頭入林坐興便

遊遠兄勿謂越山逋人不寄尺素語也別來起居有
福聞天津報竣復為清源使者勞在國計種以矣祖
也公家事殷課賢卽讀古人書當益瑰傑不可量而
翁能無津又喜耶弟村棲無恙以兒子付師以家人
作業付童婢身遨游二者間退則對一榻兀坐諸無
所為惟慵癡學問覺日長進耳故人聞之想當啞然
一嘆信其為堅儒也昨在津署日一姪氏從今謁選
為清源稅課使政使臺折薦使者渠賜兄之於弟
故深也索為之容不得辭而林中苦乏便遊亦欲借

是爲相問之羽遂操筆縷縷如此惟兄幸譽之無曰
說客又云則追於突恩之譴矣姪氏名某其人憲甚
不能倚大吏顏色作非弄白

與王南溟

年稚拙固陋夙幸交於令子伯成君雅稱雋焉因得
介紹而謁門下乃門下所眷眷接引若不知為稚拙
固陋也又若將推轂而畧之遠大則鄙心益歎且懼
矣無何年東歸旋出復歸維時門下法國名光遠
不復望見復慕而比年以來吳越得歲伯成寢泣治

之年更以夙雅故間承顏訊空山遐壤猶得聞大老
消息職此之幸夫風俗滔滔靡矣世有大老世道所
倚而重也方今冲聖馭寓海內拭目太平年野人也
不能知國論獨謂世有大老而使得遂其高以逍遙
於宅里在大老得矣如世道何蓋周臣之誥成王曰
無遺壽者何也謂其能稽謀自天也藉令不自天而
自己則涉世日久機智日深而世道奚賴焉年稚拙
固陋竊有味乎古人之言而致慨慕於門下然而年
野人也不能知也伯成以榮晉之便拂綵囊而歸勤

此敬候百福并布下悰一二伏惟為世道厚自願攝
不勝至仰

與一齋溫都憲

使來拜命之辱審釐戥已蒞敝省矣幸甚又吳越古
下下土廻厥賦輒高於田良以陘鄉之民勞野無曠
土故且海東偏也較四戰者受詛偶薄因命曰善地
然實匙稽藏民多轉而食于他或挾策或操末作嘗
且為流庸烏在其能善也自往倭奴發難閩里弦半
露草軍興橫溢不領於常賦則頓窘比倭去而議猶

者未可息肩也常賦遂有軍須矣則又窘募兵屯聚
丁夫或舍耒耜而奔命野侵尋有奧草則又窘歲之
儉窘亡惑矣即有樂歲而粟賤賦併受田者不堪供
也則又窘風會不幸屬有靡麗之習小大曽倣如以
膏沃火日就鑠而不知則又窘靡麗不已習為亡賴
游冶賭博狂逐而無所底則又窘亡賴者窘者交起
為盜受盜之民不敢控訴捕令日峻而盜滋不可詰
司捕之不職者或挾盜以興良民市則又窘窘端無
窮而挾窘無上策至於今日業以大窘之實而猶然

蒙善地之名仰誦鼻孔云不謂窘而至此幸甚幸甚明公之言及此吳越之福也夫虛緩之起病者蚤已望而知之雖然猶厯問焉明公今者大願此年不敢為棄梓諱疾輒陳其概以微門下更生之惠明公洵更生我吳越哉則扣囊底神術錫之刀圭在茲日也年誠不勝大望三肅使者散布之不覺縷々悚仄又

與傳慎所

年屏跡病臥頃有傳大疏入塾者起正襟危坐而讀之讀已不覺掩卷而嘆也曰憂深哉大君子玄朝當

如是矣居無何聞從者入明即買舟欲直扣門下
杼忡忡會瘡痏被軀未能自力徃日懸馬如不能待
前此先訊尊候燕車越艇載疾而馳寢食無苦不望
為道義重自玉其諸煩又有懷非楮伊盡亦未欲托之
楮也瞻企不淺謁教有日惟門下幸鑒

與劉節齋

往辭明公而北辱所縷縷為行子禮者渥且駕也底
春入薊門碌碌公私冗踵未之息會乾坤坼紀鼎湖
灑涕新聖御曆與執大察事焉棘棘計畧越至於今

積不一承勳止無言謝私坐是聞明公以國計故塵
披濤涉二千里不寧處至勤已迺漕艘駛達視往獨
先勞績更章又著也廟議方重勞臣優以不次矧深
資者少選且有大拜矣年譎劣無林棲久滋其麋性
比顧強顏就列心知不堪而尚冒焉是居愧悞并之
矣明公謂何如哉力還冗隙勒此心馳臺鑒之下不
宣

與王松屏

弟出山溫芋條半載碌碌塵狀未獲便馳一牘訊王

壘故人殊念之徃者別歸無何即遘不天之痛
伏凶病闋隙駒雖媿未亟殯已槁然有死心無生樂
矣伊何時獨小山叢竹之友不能不時入夢矧今茲
又小山叢竹在睫也君家大人以三朝舊德抱重錦
堂兄偕仲氏侍焉天樂良具已且家庭我師儀刑朝
夕所淵涵極詣當益不可涯量則弟所夢寐思接又
誰直用小山發竹故耶日者乾坤坼紀海宇悼心大
老世臣知塵長慮賴茲天子冲聖英睿邁常似是
宗社之福幸以白君家大人敬慰之兼自慰也長安

奕枰已非昨年局面獨樂園中蒲輪行及矣兄掖狀
人還公車因紓瓊龍手為明時黼黻母多讓焉昔日
阿蒙更有絳藉雅貰新益之私幸欣欣鼓之而駕資
怯駕麋性驚遊雖戀堯天宴牽野思解組之念萬滅
萬起會兄來時又恐復作參商也何如又牘附馬上
往不能有所將馳誠而已曩兄歸與弟甲子同戚然
喜有麒麟兒矣仍又嘉兆頃之謂何弟北入燕不旬
日即喪一穀雞蓋去冬得者今獨長豚在耳聞性養
兄挾妹數四尚子子也以夙愛或欲聞故人消息附

悉之弟自戊辰歲目便眩眊日益不便書書寄故人
又不欲屬吏殊草草

與王笠洲

節從彈壓越東年坐碌碌未能寫一牘賀顧辱輸覶
之先啞且汗矣日者鯨海大戢村阜薄稔拜明公賜
甚博年誠為棠梓厚幸謂宜墟市歌舞細大莊席而
間傳諸往來者云凋驟日積狗鼠時聞則何以故也
年誠不知所謂明公惠臨與一方何以喚咻而振教
之也將命者還祇此言謝固之覲縷毅其詹仰雅門

下辛察

與屠冲陽

京口避追謁語卒卒無食頃暇良用悵然越禾載畝
客子以塵車入縣之舊撲矣蓬徑不迷席門常設雖
回首國恩多所慚負然實辱拙所竊又安者日惟都
駕已祝天上明德朗抱冠裳式詹快之鄉井逃竽者
私章得笑詫知識勿謂秦無人也役還敬爾布賀附
言麋蹤過是深山贖贖恐不獲數奉問矣五雲紅爛
喻企何如惟勉事聖君協咸和宇年不俟將陶然

終老與野父領之誠不勝大願

與王鵬江

頃林棲一枉丈轍四辱丈翰殷又貴里門矣若其芳巖之風接令德之波被又不可如于舉者遂人輒為誦所知記明此郡有良二千石爾又云聞者亦輒信其為爾又也第底春入薊門錄錄冗未息會有乾御易紀之痛拭目新聖與執大察事焉棘又計畧思欲取少頃暇豫為書訊別來動止不可得殊為惘然念往者荒村閑靜居嘗閱旬時無客即客至柴徑不掃長

高立庭下如人形豆箕墨牆角坐客其間烹野芹蓋
客不謝不恭客已便闔扉如故糜性便之夫往所覩
也一行出山此景便皆春初讀所授九杞集爽然神
慕願為執鞭而當其時業已奉檄違其糜心越至於
今尚胃糜足于燕市望長林數千里空有雲外志未
敢語人始益信林緣固有淺深欲執鞭而無由也丈
雲蹤高南榮問方休暢而鷦鷯輒述於左右者以丈
故知我且臨札觸徃不能已已耳聞浙中得歲農業
不大蕪落應以歲在其野故第未歸然歸誠樂聞此

附謝之

復郭華溪

年不僂伏在越山竊聞明公有大造於粵土鯨鯢
儼而覆露其罷庭無論元元戴利國家寔弘賴之廼
者眷茲膚功畀之樞筦廟堂所為留京計者至深重
也日年冒昧出山抵都門獲拜鼎札之辱遙望台光
倍焉詹企蓋頃東南不無事矣根本之地重而後列
省得微餘福以無他虞也已併還勤啓報謝附布幸
仰之私惟明公惠鑒之

復周三泉

往山中一奉札貺隨勤狀報謝無幾何迄軌不可攀矣弟林居亦不啻十八間從一二所知聞丈遠跡招提即鄉人稀復覲超然塵壘之表也心適室遐駁馬嚮往頃睹丈東粵之命惟恐從者不出已聞出謂國家之用君子與君子之無遐心皆盛事足喜比得丈使翰讀之語語欵膈又幸丈之不我遺也世務時倅全覺生硬懶慢病軀不耐應酬數語恍若為弟狀者豈山中人出山顯若是耶一二年間衆正彙進可謂

世道慶弟所為忘其固陋而輒就道良亦貪此明時
然而國是人心尚有未可解者以弟之愚不能無隱
憂也尊教才勝望勝之論最是養民力儲將才種種
格言即非弟所得為敢不佩服相望寥闊敢動此寓
使以聞清廟芳標第旦暮湏之旅次將面和計四年
靜養中所得并一披鄙懷耳嶺表瘴煙勉旃良自愛

復王古林

昨過胥江重拜欵覲之辱隨一附導者言謝闕然未
經候生自潤遵陸而北以六月上旬入都門縉紳卿

士無不頌門下明德淵猷謂吳會之安譽閭澤且自
今始蓋僉以夙望預信之也嘉定碑祇諭已屬更新
先大夫在天之靈寔寵藉之豈惟不肖謹東向九頓
首以承大德肅此先布區區不盡詹企伏惟崇鑒荷
甚荷甚

興方新集

山中兩辱覲教闕然久不報幽棲之悰顚如此丈高
才大雅一堂卿垂十年擾鞍徐徊始投鞭也雖然大
簡旦暮至矣石城名勝眡騎立遊何如哉兩都賦成

肯寄一通否不僂田舍癯忽起逐又罷長安馬足間
真成小草丈謂我何冗次會峯山使還奉附訊不
執事無恙第峯山往將無恨失一騷侶耶南風便不
惜惠音望望

與歐峯山

不僂生未識歐峯山第耳熟之矣頃併將大疏至而
不僂蓋以職司效役其間也擾牘以請遂成達士之
高因念消人業脂秣以俟將長驅作羅浮僊翁及今
不一聞問不終老失峯山哉且不僂蚤不善爲言廻

好讀名家者言逾始衰媿復出山廻覩高蹤輒厭
有槩也是用附將命者一布之潦畧數言然鬻往
淡已惟門下亮又

復張敬齋

伴來拜命之醫愈不僂之固陋門下蓋熟鑑之矣而
冒從麋鹿中起俾從大夫之後無論慵心寡識不足
當鉅艱即睫間已事貿々如遊子索迷舊徑左遯薪
蹊右錯廩又虞慎頓門下夙過而好我亦以一言相
規勸而謚有獎詞不佞能無触触也門下正氣蘊節

明德宏才廟堂之上無不欽衽推轂且讓先君者道
業已稱新賢路業已稱闢而國是人心尚有不可解
者以故卷卷而急門下蓋意念深矣章責廻衡褶昂
善自愛不佞旦莫須之邸次對札馳企未盡辭矣

獲范繼川

頃年冒從山中起荷眷眷貺核甚具也過省屬明公
行薪不獲面抒脚棕復行及邱鹿鹿罷蹄鞅間闊然
乏片楮謝負又無可言者併來拜命之辱念渝土竊
有天幸明公寔環澤之簡書遄報士民之依戀可

也年不俟敢更有請日者廟論急才旦莫竟岩穴
潮即不瞑乎哉十一郡間寧無佚未及舉者或舉而
未及用者輒軒所擊計槩於衡鑑熟矣幸不斬一二
刺之羨俾無遺賢豈徒以寵藉山川洵明公為國之
一盛事也僭易縷々惟門下財幸

復舒中陽

往明公嘉惠敝省而以其私施及林瀍者蓋更劄朱
易頌云貴竹寔厚幸以微綮戰之惠即其人昨春見
前茅不俟蚤已津々羨之何者以越人之見視貴人

也不佞孩而從先君於署眇所賜記長受遺書則先
君之於貴也蓋盡心焉今其事已屬陳蹟而遺老亦
十九零謝矣門下廼取諸遠謹而諭及不佞孤敢不
拜諭門下卓犖無前所遊刃蔑巒鉅者猶然不薄貴
竹不遐先君即所勤宣德業可知也不佞益津々為
貴人羨矣不佞迂劣舊我不自量應命而出野態慵
心寧堪世用顧茲勉強在事如遊子索故蹊迷徑紓
歧棼疑夢想舉步屢顛越母論長驅門下誠念舊侶
惠而存之則何以報不佞使還敬謝芳訊薰布區

之悰如此橋首天南殷其馳企惟門下幸察

答李漸菴

往敝省幸沐拊循之澤而年以登侍同舍故更過辱
渥私乃無何門下則超然舉矣年不寢竊念國家不
欲急賢則已誠欲急賢則明德邃養如門下者蒲輪
不宜湏臾後詎謂轉轂越再閨迨昨歲始快覩之也
年迂福劣暗且入山以來野態慵心滋不堪世役頃
冒奉徵檄起寔貧明時顧內省枉又惧已初擬操艇
羲淮一微提耳之惠已乃更計遵陸遂又至蘄門免

而即署憶已事強半如夢愕顧虞頽錯益自恨不果
謁教坐失指南也併來辱不鄙夷而劄諭之敢不拜
劄至貺以虛明博大四言祛褊抉暗言言砭石也敢
不重拜啟因將命者披牘布區又焉秦運有端鼎望
僉屬年旦莫湏之京邸南嚮擣首不盡所云

答王古林

往月附使布悰計徹尊覽矣卒又從酬應中閱日坐
缺繼候伏拜鼎札以先君嘉定碑貺寄不肖孤不肖
孤蓋焚香盥手而後敢啓也夫先君則既藉大貺矣

不肖何敢顯承焉然而不肖之啞德也則視之顯承者奚啻倍也是用勒狀啟抒謝私千里馳誠仰惟門下垂察

答孫廬川

恭惟門下三朝明德八座典刑大節較然小心翼翼若蓋自杖履畫還之日海內莫不聞風企景翹佇蒲輪矣頃者簡在聖心穆茲輿望暫借留都寔虛樞鼎而門下過秉冲高懇辭榮祿尚勤封事未即脂車顧惟宸注殷隆綸言敷促名山洵美寧遂卧遊巖廊匪勞

正需坐策所冀仰承皇眷頤副物情樂國遐思翻然
免出允為朝野之望非伊鄉曲之私也乃暮年者起
自梓社隸于雲同事每稟呈動必矜式已而台旌南
指世蹠中憲翁遜碩膚年更多故雖清風披拂仰止
不遐而惄習因仍趨依竟格居諸莊第七閨而遙頃
年冒昧出山駕馳在道僅式里門未煩闔者洎泊茂
苑獲觀象賢幸接應勤備承福履聊用自慰詎敢以
聞而比辱來併驚聞賜劄非驩馬道故則溢有譽詞
淺劣後進何以當此廟裁赤牘散布素悰千里馳流

傾心夙駕廿年疏節擣首還朝伏惟幸察曷任匪不
祈仰之至

答顧涇陽

不佞往在山中則蚤已聞門下豈古所稱卓犖絕群
者哉日過錫蓋庶幾一覩焉竟未之遂也念從者方
遠跡寥廓之鄉湛其思以與皇墳偶道路之客宜不
足以望清塵已乃從長安馬蹄下授瓊言於繼山丈
不自意仲又鹿又得一當高賢荷之矣荷之矣不佞
十年專壑世我無忘頃忽拜檄而起野性慵心寧足

周世用憇辱環命且令四明麋侶笑人然業既出聊復爾又未可為高賢道也值便寓一言為謝無以抒風憫脩棕短牘不盡所云

答黃思庵

昨過錫從繼山丈知兄里居然未及扣闔也廻繼山丈來則拜輸貶之辱重腳悚已不俟之入山也深即故人升沉率未知其詳今覩副劄知事蓋有一誤而人莫之白如兄者真可為三嘆也雖默論久自定輒軒之僕嘗有推轂門下者不佞力未能旦暮重兄我

忘之耶人便啟此布復盛儀不敢當統祈幸照

答史繼峯

弟以季夏初抵燕鹿鹿逾載月矣塵蹄間徼福無恙但野人之態觸事動涉慳境至於時奪幻紛大都非所習識間勃勃起舊念業已出聊復強而為之未知竟作何貌駕也孤旅如僧幸罟君眷眷腑戚可為他鄉之侶時一相對便南望汎雲思馳訊起居多福未得發而將命者至恍若面承慰可知已顧念官餼無他羸以應鄉之溷宇下者猶不給而腆默辱覶無乃已

過手且非所以待弟意也數千里遠使辭之惧覆為
尤輒不辭別具不腆謝百爾有懷何時披豁臨札無
任詹企

答劉鳳坪

憶往歲幸侍雅教忽又十二年矣門下昂望赫績業
已堅勲伐萬里之外為國勞臣承天寵良感而不佞
會從林中出寔恭覩之念欲馳片牘願未之遂也使
來拜命之辱增啞悚已不佞往自引而銅田舍分為
東海癯農以老垂一紀幸國是大白伸孤臣初議快

然不啻足矣至并其不佞之身而謬錄之內省固陋
濫竽之謂何鄙悰竊汗且恧也門下惠而好我能無
意乎督教哉敬爾勤謝遠念因以德音請南望脩阻
未盡所云

答馮清字

往執事露章而譚世之所詳即重忤辱獨身謫耳迺
其大義頗明白矣不佞蓋奮欲為國請而創徂秩已
事憇亟舉無當迂延迨春仲幾又疏入未足徵宸衷
卒賴省中諸疏而天始回不佞則何力之與有然而

津又馬喜有餘也聖德日新業幸察諸君子嘉錄之
簡召行至且不睹日者鄙司封乎時在泰之初九矣
執事免旗良自玉不佞起林中領銓今籍無狀忽冒
而贊奉常又將無狀執事儻以維業故惠念之也願
微謗又教馬刑識未緣寄茲薄蹟敬報下執事

答葉龍潭

不佞所薦聽門下良不淺竊獨謂恍慨而當眾所諱
避自非淵識遠慮鮮能辦此日所為借前茅而委重
輔鎮蓋亦微有意焉不然夫豈不知曩疏之與近畫

左而故以枘鑿之艱貽門下也又豈不知棄梓方徼
福於門下而奪而遠之非私計也嗟夫此未易以楮
筆深言者夫雷同猝未易破積弛猝昧易張驟而揭
昭於未易破之日則駭發憂憂於未易張之地則難
雖然胷中之籌不必借箸掌上之運無妨徹土門下
今日所可及儻在斯乎一旦授鉞執此以往不佞竊獨
望也若不佞田間陳人耳起匱銓軸贖贖之謂何且
也罷才短晷即銳於執鞭而窘於啓事居頃之冒轉
矣茫然若負初心曷諭乃見謂朝著肅清神判得人

嗟又譚何容易人豈不自知以門下猶不我督誨哉所
覲他人也使還勤此敬報芳訊輒附鄙衷如此

與徐中臺

別來林跫十八坐興故人疏逖既抵此鹿文膠望
蘋門不遠竟闢一羽訊鳥熙遙雲省譚聚若在曩夕
頃每一對南充語輒用爽然兄鎖鑰務重簡書靡遑
廻亦有意追記之乎而塵惠問之先也始兄筮雲省
即瓊瑩絕群輩猶之蒲指湛盧不可韜馴今果吐鉢
試較在在自見矣而南充間誦兄奇篇麗句謂餘力

又往往如此相與嘆之古稱壯夫不爲非然哉身
翦故吾重之久病棲遲滋其墉腐尚茲旅進班行度
竟之安所能堅故人謂我何賤軀近被病力罷作數
語授故人使敬謝來辱十年闔緒寓茲尺書廟議方
重安攘亟賢豪兄真其人也大寄行摯強力自愛

與項少溪

昨歲艤棹伏謁荷既教甚殷且得窺述作之富一別
歛朞有半謝候闕然微獨塵局奪人慵實其罪罟君
未拜命之辱旋腳旋櫻山中著書其樂良多器君辭

翩脩業而息之厥效可覩矣丈將無謂報國業已有
授得遂遠志耶明時求舊恩終不使經綸手堅辭襯
中也弟不佞頃草以出操啓事蔑所訓見輒叨移閑
館如弛櫝林樾與拙抱遺願日媿大官食耳丈何以
振誨弟踰望珂里勒此敵賀世美蒸承起居屬器君
便中上之統希委照

答周三泉

丈明德邃養內廷詎可少足下珮聲昨舉聊為之光
也南中故清燕敵吾南華諸名勝朝夕良晤日以可

知豈直石城佳山水是助道韻羨之羨之弟不佞為
東海明珠則儻冒出而理銓人藉宜其不勝已夙昔
鄙衷大有願為執鞭者而日操啓事迄不能破常調
獨伸其愚即不佞且缺又若負而況大君子將何以

督過之也抱罪襄憇忽焉叨轉祗益冰谷勤此敢謝

芳訊薰附區

又

復張弘軒

併來辱覲教稱為不佞賀且有三喜之諭知翁丈惠
念同袍至厚也廼不佞則有三悞不佞至固陋患不

知人冒處非據枉恠惧遠戾此一因而為二三兄弟辱則惧復甚焉此二又因而辱清時環命則惧滋復甚焉與三叢是三者以居洵未知所稅駕夫誠不以賀而以儆將不佞寔慇懃邀一言以振贖贖門下能無遐心乎重幣藉手復恃道亮也不宣

與胡二溪

僕不佞竊獨慕天下作者心猶不爽之以其故聞楚有二溪子昨歲幸逐一識顧未暇有所請益窺門下諸指則惟膠水鹿之縣缺然喟深憇比使至平陽

發教不我鄙夷甚感門下奚所概於不佞而眷焉
來辱也有懷高雅附軒謝悰嘉贊義不敢承即煩使
者告璧夙心云何非敢自遠願言幸察

與陳靜菴

巖穴賢豪門下亟在推轂之林矣頃不佞謬得操啓
事嘗一為之洮云已竟苦闊難遷延間會不佞冒轉
迄未獲訓始顧方用缺又不自意蒙道亮宥其舉之
不先而謂不佞嘗有意焉從而賜命之辱不佞則何
敢當夫士遇合固有時爾以門下之望人其舍諸即

不佞亦母敢以當在事而失賢豪恨然謂羨不自己
出也使旋敍布鄙悰若盛覽業心拜之矣聊藉手上
曰以佇涓人膏秣之需門下幸亮之